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李密

招道士徐鴻客書

蕭銑

報董景珍書

王績

三日賦 并序

遊北山賦 并序

鷺賦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答刺史杜之松書

重答杜使君書

答馮子華處士書

答程道士書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

李密

密字元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父寬隋上柱國封蒲山郡公邃家長安大業九年楊元感舉兵黎陽以密爲謀主元感敗以策干東郡賊翟讓讓令別統所部號蒲山公十三年二月推密爲主建號魏公改元永平越王侗稱帝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武德元年爲王世充所敗歸唐拜光祿卿封邢國公以賞薄怨望高祖使領本兵經略東都行至桃林復徵之大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懼謀叛熊州副將盛彥師斬之

招道士徐鴻客書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竒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
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
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
遯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
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
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
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元女思逢

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
奇正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
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
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
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
望拂席相待遲聽鄺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
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
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
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蕭銑

銑後梁宣帝曾孫隋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同謀叛推銑爲主入岳州築壇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建元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武德元年遷都江陵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銑降於孝恭高祖數其罪斬於都市年三十九

報董景珍書

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

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啟公等協我心
事若合符節豈非上元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

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弟廉潔舉授揚州
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躬耕於東臯時人號爲東臯子貞
觀十八年卒

三日賦

并序

余以大業四年獲遊京邑暮春三月輓騁娛遊新停隱士
之船即赴羣工之席賞閒興洽接袂方轅西望昆池東臨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氣鮮風暖
誠如褚爽之詞絡繹續紛正是張衡之說不能默爾聊爲
賦焉同博奕之猶賢取波流之順俗終非白玉未可抱之
而悲近等黃花猶當嗑然而笑云爾

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濬正是地名爲禊飲辰
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自須被穢非徒解紳潘尼
已向天淵渚袁紹應過薄洛津舊嫌晦日年芳早情知上
巳風光好誰家園裏泛紅花何處堤傍無綠草翠幕臨流
灞池曲朱帷曜野橫橋道橋石岸而誅茅入砂場而藉橐

艷艷風光欣欣懷抱南鄰戚屬北里豪家舊來常蕩平居
自奢逢上林之卷霧直章臺之吐霞塵半濕而街靜氣全
收而野華蒲梢果下之龍騎繡軸朱輪之犢車錦則鳳凰
銜葉綾則鴛鴦戴花粉色傾新市衣香滿處斜厯艷城而
轉蓋臨渭浦而停笳坐帷撐犀角行床鋪象牙洛都故事
陳留風俗障額鈎枝釵梁填粟玉盤盛果金瓶泛酥案列
萬錢盃流九曲戲分羣聚人多座促爭梟帝女之壺門彩
曹王之局六博退而梟盡擣蒲停而馬足新投素卵始泛
元醪洞簫徐引仙瑟對操喧趙琴而絃急促秦箏而柱高

連歌合舞節鼓鳴鼗方響銀纏架琵琶金屑槽席闌賞洽
情盤樂恣徙榻渠邊回筵水次臨石碁而爭洗倚橋欄而
半醉浪動鳬移沙平鴈萃萍著浦而偏密荇連汀而漸穢
樹泊漁舟莎侵釣地沉玉轄而初設貫銀鈎而欲墜網飾
茱萸竿裝翡翠振鱗掉尾穿腮約鼻金門舊學玉署新賢
修太元於暮齒擅中黃於早年校書芸閣之上射策蘭臺
之前鳴儔北闕合集東川暫疑林竹逕真成都柳泉琴尊
促賞少長同筵九班麟角之仙筆五色魚羅之綵牋杜篤
題新賦張華拔雅篇問東哲而知博談子房而著元李膺

猶捧手王澄偃仰眠羽林名騎期門謁者勇振行閒聲高
帳下鐵骸文鏃銀鞍鏤瓦新鸞拓月之弧始被蘭池之馬
旣措盃而水綠亦鳴鞭而汗赭射堂高望修衢迴尋弓聲
中絕箭道平臨暈張朔滿塵驚埒深始銅穿而石湍終鴈
斷而猿吟帶周遭玉鞘縫恰金大堤諸絕艷中城之少女
總角當壚初笄弄杼臨鏡臺而憶昔出香街而嘯侶錦袖
爭垂花鈿半舉浮絳棗而相逐槩紅蘭而延佇照影窺潭
湔衫傍渚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相呼攜手共留
連著晚風光最可憐棠梨別館祇斜日鵲鵲重樓含暮烟

樹下遺香粉砂頭送紙錢尋春須得遍但任莫言旋紫騮
停策青牛駐憶看射雉於平臯送乘羊於御坂悵望原隰
徘徊林畹詎念城遥寧知伴遠聞烏啼而訝夕憶蠶飢而
慮晚別有公子盛光儀羽蓋相將連騎馳出入芙蓉苑經
過連勺陂爭傳塞下梅花在強報閨中桑葉萎聞鷄宣曲
路泛鷁昆明池浪影文青雀泥光濺綠羆若非五陵遊俠
少定是三秦輕薄兒玉笛吹楊柳金冠飾鷁鷁念此日之
嬉戲亦無窮之賞託但是津傍悉泛舟若箇山頭不投募
俎席交時烟霞綺錯何縣何州無林無壑俗非溱洧風成

鄴洛年年歲歲傾城傾郭祇爲春光動性靈剩使娛遊不
暫停南渡橋邊無數醉東流水上幾人醒隱士船中藥秦
王劔裏銘若嫌鄭國桃花浦爲向山陰蘭葉亭

遊北山賦

并序

吾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從江左地實儒素人多
高烈穆公感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
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墳隴寓居倏焉
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陂餘
業悠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

事隴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
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邱
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默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
妻孥而共去窗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園之去來亦已久
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悠哉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
也式抽短思卽爲賦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八眉四乳龍顏
鳳頭殷憂一世零落千秋暫時南面相將北遊玉殿金輿
之大業郊天祀地之洪休榮深責重樂不供愁何況數十

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長思長憂昔怪燕昭
與漢武今識圖仙之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湖而
欲信怪橋山之遽修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瑤林碧樹
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燕終是徒勞乘土牛已矣
哉世事自此而可見又何爲乎惘惘棄卜筮而不占余將
縱心而長往任物孤遊遺情直上覺老釋之言繁恨文宣
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明神之宰掌物無往而咸章一作
物無待而成章生有資而必養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
費日於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寢

長鳥何事而櫻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惚恍莊
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
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樾進陟敝陬
連峯雜起複嶂環紆厯丹危而尋絕徑攀翠險而覓修塗
聳飛情於霞道振逸想於烟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
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絕磴視晃朗於高嶠自謂搏風颺而
出埃壒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
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
遭迴視橫烟而斷續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

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
石室幽藹沙場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漙月未
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
況乃幽谷藏真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閩風之
逸客值蓬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
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山若礪
渤澥揚塵栽碧柰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
隱淪乃有上元仙骨太清神手走電奔雷耘空蒔朽河間
之業不齊貫淮南之術無虛受咒動南箕符迴北斗偓佺

贈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於乙丑永懷
世事天長地久顧瞻流俗紅顏白首儻千歲之可營亦何
爲而自輕昔時君子曾聞上征忽逢真客試問仙經談九
華之易就敘三英之可成拭丹鑪而調石髓裊翠釜而出
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明咸謂刀圭暫進足使雲車下迎
紛吾人之狹見攪羣疑而自拂使投足而咸安亦何爲乎
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構窟但水月之非真譬聲
色之無佛過矣劉向吁嗟葛洪指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
離世何處逃空假使遊八洞之金室坐三清之玉宮長懷

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事雲中昔日蔣元詡之三徑
陶淵明之五柳君平坐卜於市門子真躬耕於谷口或託
閒閑或潛山藪咸遂性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余亦無求
斯焉獨遊屬天下之無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
經秋菊花兩岸松聲一邱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運而
乘流伊林礪之虛受固樵隱之俱託逢故客於中溪遇還
童於絕壑雲峯龜甲而重聚霞壁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
潺潺霧含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遊爰豫結蘿幌而迎宵
敞茅軒而待曙爾其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驚

鳥去起公子之殊賞談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深
蘭窗左闌菌閣斜臨石當階而虎踞泉度牖而龍吟月照
南浦烟生北林閱邱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室
風吹我襟松花柏葉之醇酎鳳翮龍脣之素琴白牛溪裏
峯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
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矩樞衣而
未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
泉疑洙泗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於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
成市故溪今號忽焉四散於今二紀地猶如昨人多已矣
王孔子之溪也

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茅席芷樹即

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

此溪之集門人常以

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多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稱方莊周薛寔妙言理也

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

經籍忘懷憂喜時挾策而驅羊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

邈成千紀木壞山頽舟移谷徙北岡之上東巖之前講堂

猶在碑石宛然想問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

院宇風烟昔文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而須時

蓄奇聲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聞修

書則獲麟爲斷惜矣吾兄遭時不平歿身之後天下文明
坐門人於廊廟瘞夫子於佳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式瞻
虛館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
石絲竹之餘聲沒而不朽知何所營

吾兄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館時年

三十三門人謚爲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
文中之道不行於時余因遊此溪周覽故迹蓋傷高賢之
不遇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歎惜往往溪橫時時路塞

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迴心遙山高視直望烟火於桑梓
辨溝塍於鄉國斜臨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悵矣懷抱
悠哉川域憶昔過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遊不經弄春

風於礪戶詠秋月於山扃北窗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
緇布問經何斯樂之易失倏銜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
不秩子敬先亡公明早卒余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
天地遂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
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遜許南山之不臣養拙辭官
含和保真豈若馮敬通之誹世趙元淑之尤人殷憂恥賤
憔悴傷貧操井臼而無樂厯山河而苦辛豈如我家生事
都盧棄置不念當歸寧圖遠志坐青山而非隱遊碧潭而
已喜舊知山裏絕塵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

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之琴曲桂樹凌晨之酒杯
邱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如死灰亦有山羞野饌
蘭漿木麩杞葉煎羹松根溜醪既採藥而爲食諒隨情而
不矯負鋤春前腰鑱歲杪草漸密而饒獸樹彌深而足鳥
地寂寞而森沉路縱橫而窈窕野亭鶴唳山梁雉鷺遠遊
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聞雞而始至翟畦一兩
茅齋數四山爲險而無人嶺時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芝
吐穗鏡厭山精刀驅木魅泉繞砌而魚躍樹橫窗而鳥萃
天網何寬人生豈難飲河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

亦何羨於還丹紅藜促節之杖綠籜斑文之冠野餐二簋
園蔬一盤送阮籍而長嘯得劉伶而甚歡曉入柴戶暮歸
藥欄老菜地僻鄒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沼杏樹則花飛
坐壇賦成鼓吹詩如彈丸攜始睟之鳴鶴對新婚之伯鸞
我有懷抱蕭然自保古人則難與同歸紛吾則此焉將老
澗溪沼沚之蘋艾邱陵阪隰之桑棗接果移棠栽苗散稻
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抵玉驚禽揮金薤草接朋
友於盃棹弄兒童於極褊樂山澤之浮遊笑江潭之枯槁
戒非佞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然

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披衣竈北逐食墻東
儻有白頭四皓龐眉八公小童乘日仙人馭風鄉老則杖
頭安鳥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闇合道術潛同解來相訪
愚公谷中

鷺賦

龍星掌歲鳳律移灰弱條垂柳殘花落梅鶯候煖而初囀
鷺排寒而始來驚玉戶之全掩喜珠簾之半開出入金龍
殿瞻視銅雀臺何茲會之微薄識自然之寒暑恒連栖兮
並處繞翠檻而對語還將擇木之意自覓安巢之所昔年

居屋桂棟蘭芬今來舊地谷變陵分若非歷陽隨水沒定
是吳宮遭火焚逢海上之新伴憶秋前之故羣頤頤騫翥
差池羽翼漢黨胡朋丹頭素臆並忘情而馴擾俱順時而
動息止隩延既依廬表德避戍已而銜泥接雲霞而求食
壁深巢閭簷高路直匪陋蓬宇誰矜杏梁網羅是避鷹鷂
是防彼宗類之繁衍實軒庭之末光若乃漢家溫室秦帝
阿房紫樓青觀金閨玉房何歲不集何年不翔縈趙女之
歌肆狎燕姬之舞行聲喧葉序影亂花牀故能翦爪蒙識
風詩入喻傳石璽而無疑宿瑤筐而不懼位列司分之職

名擅高謀之賦亂曰昔窺前殿花飛絮迴今過上苑鴈度
鴻來光陰遞代搖落悲哉眼看巢戶還應北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
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
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
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棖顧蓬蒿而
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昔時之好
耳僕遭逢明聖棲遲邱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

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刑難接所以願憑
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
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
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扃鐫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
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
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
之始乞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跡也大業之後言
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
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金文卷之三
卷之三
二
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舍宅內自有幽蘭

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
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
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
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重答杜使君書

月日佐史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別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
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
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晏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
左夫三年之喪情理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纓

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
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受可均切至或殊纓加其半微
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長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
重情寄特深非唯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
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
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
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
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兄
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

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以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禮行之私室至如沉沉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

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菴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異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病哉明

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夫妻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斬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生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

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常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碣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末又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

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婦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子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厭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

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
送王君白

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咏夫人生一世
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
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窗下
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
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
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

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廩總十餘閒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穠蓂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

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
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
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間人
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雞犬望烟火便知息身
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
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
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
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
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

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櫻亂有道無位作汾
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
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
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
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瘡疾不得交語
風神肅肅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著獨遊頌
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
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差我
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

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
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
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
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
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
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
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
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
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嘆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

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
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
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
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
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答程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
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趨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

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財品庶每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閒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爲謀蓋爲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欲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爲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元而乘關西出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元致宏濟之祕藏實寄沖鑒君子

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爲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則何爲而不閔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閔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閔故能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閔雖有神萬將獨奈何故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悲鶴脰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越也夢爲鳥啖於天夢爲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

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茶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安和血脈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元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爲匡扶之要略盡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

用方舟不思雲霄何用羽翮故頃以來都復散棄雖周孔
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
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
覺坐馳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越所背彌遠矣
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佳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
不能復使離婁役目契后勞精怵心蔽焉以物爲事也勗
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略此達意也王君白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二目錄

王績二

醉鄉記

子推抱樹死贊

荆軻刺秦王贊

項羽死烏江贊

藺相如奪秦王璧贊

陳平分社肉贊

君平賣卜贊

甯戚扣牛角歌贊

老萊養親贊

梁鴻孟光贊

蛇銜珠報隋侯贊

嵇康坐鍛贊

伯牙彈琴對鍾期贊

太公釣渭濱贊

自撰墓誌銘

無心子傳

并序

負苓者傳

仲長先生傳

五斗先生傳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祭關龍逢文

登箕山祭巢許文

祭杜康新廟文

裴寂

勸進疏

溫大雅

爲高祖報李密書

祖君彥

爲李密與高祖書

爲李密與袁子幹書

爲李密檄洛州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二

王績二

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
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
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
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
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
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

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亦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何以淳寂也如是今予將

遊焉故爲之記

子推抱樹死贊

晉侯棄舊功臣永吟情隨地遠怨逐山深追兵斷谷烈火
焚林抱木而死誰明此心

荆軻刺秦王贊

銜易水報秦皇精心貫日匕首橫霜欲持兩閒生擒一王
惜哉智淺琴聲不防

項羽死烏江贊

項羽慷慨臨江問津馬贈亭長侯封故臣何爲不渡自取

亡身八千子弟今無一人

蘭相如奪秦王璧贊

秦人市寶厥價從名蘭生詭說其心則貞清齊抱憤身睨
兩楹卒全尺璧仍邀十城

陳平分社肉贊

陳公主社割肉頒生心忘厚薄信若權衡風期有素父老
無驚儻安天下還如此平

君平賣卜贊

君平不仕賣卜窮年日裁數局常收百錢道實兼濟功非

獨全用吾言者今過半焉

甯戚扣牛角歌贊

甯生不遇商歌飯牛夜長難曉人生若浮寧惟石爛觀覩
金流世無堯舜誰當見求

老萊養親贊

老萊父母白首同歸欣欣愛養慊慊無違宛轉兒戲斑斕
綵衣篤哉孝思心精且微

梁鴻孟光贊

孟光得擇梁鴻有妻琴書自逸邱壑同棲五噫絕賞雙眉

獨齊績匡采具相將共攜

蛇銜珠報隋侯贊

隋侯報德矜傷育鱗靈蛇感惠效力輸珍月華浮吻星光
曜脣此猶知報而況吾人

嵇康坐鍛贊

嵇康自逸手鍛爲娛曲池四繞垂楊一株銅烟寒竈鐵焰
分爐箕踞而坐何其傲乎

伯牙彈琴對鍾期贊

伯牙揮手奇聲絕倫鍾期妙聽是謂窮神六馬仰秣丹魚

聳鱗崇山流水知音幾人

太公釣渭濱贊

棲遲養老寂寞何爲地接皇澗溪連灞池釣舟始泊漁竿
半垂君王先兆還應見知

自撰墓誌銘

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
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已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
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
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五十而無聞焉於是

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臯號東臯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績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無心子傳

并序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

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若而從越國之法曰有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適績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髻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藝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頸貉膝踈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

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
子聞之曰善矣盡矣不可以加之矣

負苓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
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生嘆曰不及伏
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
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
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
猶有嘆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

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
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
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
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
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
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
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異同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
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嗟
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而去文中

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爲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游河渚一睹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
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
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
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
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
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
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歲月日隣人王績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
其內不忤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
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
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
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
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
梁鴻難偶筵無饋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
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遷

墳不易隴坎不及泉苟無怛化於何問天道性旣喪仁義
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尊薄奠
神其歆止

祭關龍逢文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祭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貴達
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捨有期憑河暴虎前哲所嗤身
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厯子荒祠壯山河之舊壤歎
墳隧之餘基松枯柏悴草密苔滋託深悲於薄醑魂有靈
而饗之

登箕山祭巢許文

懷二子之高烈背嵩岳而來遊挹千載之遐軌登箕峯而
少留昔時慷慨神輕九州今來寂寞魂辭一邱英蹤落落
而猶在精誠冥冥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松秋吾鄙懷之
有素仰前哲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相求如至誠之見接
庶蘋蘩之可羞伏惟尚饗

祭杜康新廟文

歲月日敢以清酌之奠敬祭先生之靈曰兩儀判闢萬象
森羅都邑未建鳥獸獨多茹毛飲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

人靈未和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齊以晏
以禱爲樽爲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法成必弊文盛則華
奚仲斲輪焉知覆車桀紂亡國義和喪家周公作誥迺防
厥邪我聞古時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澡身浴德降及中世
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
大觀貴和其禮與制於物寧在於已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阮籍遂性劉伶
保真以此避世於今幾人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
其義可想肇基麴蘖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羣賢就養敢依

河曲建爾靈祠前臨極岸卻就長磯茅茨不翦采椽不治
掃地而祭神其享之

裴寂

寂字元真蒲州桑泉人隋大業中爲晉陽宮副監高祖留
守太原與寂情契最密太宗與劉文靜建大計因寂以白
高祖旣登極拜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進司空貞觀初卒
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勸進疏

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

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玉䟽石記筆
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
眞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
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
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
反者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
獫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
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劒機務成於雄
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

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
斯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
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
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歷名合天淵姓符桃李君堯
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脫
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
圖識堂堂李樹之謠歌固以備在人謠無德而稱者也且
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

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
規臣等敢錄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
願降鑒回慮憂世外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
就樂推變黎庶於時雍配上帝於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
功而爲匹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代天工績尤著者允
饗稷卨播穀之都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
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風
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悽之情允副億兆欣
欣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

金史卷之三
首頓首死罪死罪

溫大雅

大雅字彥宏太原祁人仕隋爲東宮學士高祖起義引爲
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累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
書太宗立轉禮部封黎國公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
右僕射

爲高祖報李密書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
耰鋤棘矜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膺膺

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
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
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
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此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于
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
成非賤素飡當世僂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
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
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
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相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

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郊鄴將觀周鼎
營屯教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今辱來旨莫我
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
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
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足榮矣殫商辛於
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
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
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遲數
始報未面虛衷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

勉茲鴻業

祖君彥

君彥齊僕射孝徵子隋大業中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
李密逼東都君彥爲之草檄移郡縣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爲李密與高祖書

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
主所望左提右挈勦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
野豈不盛哉

爲李密與袁子幹書

久藉英風末由披覽其爲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
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
弱攻昧乃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
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於邱山莫不奮白
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爲海內豪傑共推盟主
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衆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
大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林雲合響應東窮
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爲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
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爲殘

賊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卵如
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
則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擅榮寵
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
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
脫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翦死
在朝夕翹足可見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
邀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
然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船車下栗艫艦相尋足食足兵如

貌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
臨何處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以宣往意

爲李密檄洛州文

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
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元愛育黔首乾乾終
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
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
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
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

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
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
狐媚而圖聖寶肱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屢狼虎其心始
瞋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
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菑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
憤加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劒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
亂旬人爲磬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聞其欽明百世
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脣亡齒寒
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

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黷
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鐙諸王子
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詒旦雄雉恣其羣飛相服戲陳侯
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
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晷晷不
食是以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
慮幽枉而荒湏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
窟室每藉糟邱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
不行敷奏於是停壅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雅

之孟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
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
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
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寧須綈
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
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一作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
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
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罔知不可其罪四也公
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

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
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
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
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
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
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
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
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
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晏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

觀日家苦納秭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
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
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
袤萬里遂使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
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
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
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
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黷武惟在并
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

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髮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頻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斃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

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蚰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疊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功勲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

重賞求人死力走九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讎怨
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
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總瘁無小無大愚
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
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猘獠暴於中原三
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
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懷懷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
愁厯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
姬終之世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

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攬槍竟
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
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
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
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
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
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
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
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

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厯之基地啟元勲世祖嗣元
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天寶之文斯
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
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
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
飛之始大人豹變之初厯試諸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
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
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厯城公孟暢柱國
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

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
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
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億
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擲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
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
叱咤則蒿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
摧譬猶決滄海而濯殘螢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
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
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

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
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
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少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
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
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
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倉廩盡
非隋有四方起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
仁基雄才上將受命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
變遷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寶慶戰沒

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
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
則隨機蕩定淮安濟陽則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
海公又破濟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
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
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
起於北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
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
壺漿盈於道路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澤

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正其時鼉鳴鼉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當以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氏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崩殞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閹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

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